



欧阳

一直以“砖家、叫兽”之类的情绪化说辞是市井徒儿独占的学问,想不到知识分子也会自我蔑视,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就煞费苦心证明知识分子经常胡说八道。

这部被“纽约时报书评”称赞为“没有什么倾向性或偏袒性的内容”,是一部公正、富于说服力的书中写道:作为不同领域的顶尖好手并兼具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沉迷于“理念”,盲目热衷公共话语,且个个都以万事通自居,闲时、忙时,都对不住嘴,结果是添乱社会。就像罗素,二战前德军进驻莱茵河之时,他却满街乱走,到处散布反战和裁军的“歪理”——这种超出数学家范围的理论因为名人效应,产生的影响差一点毁掉英伦。于是有知识分子自嘲,知识分子是“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很多喜欢学习(甚至不学习)的家伙酷爱参与公共事件是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有不同的观点,自然就有对错,那些在象牙塔上攫取精英身份的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本身并没有错,在自身专业之外发表胡说也是他们的自由,问题是,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很多有“哲学思想”的名人都相信民众是盲目的,故而草根盲从几回也无需大惊小怪,再说,如果不听从精英的指引,又选择谁来扛大旗呢?这是个悖论,却仿佛又是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不知道高人们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有。

鉴于问题的复杂,窃以为凡庸如我者犯不着去思虑此等先进代表关注的问题,要是真认为匹夫有责,不妨梳理一下浅显一些的事儿:由乱七入糟学说带来的社会繁乱到底谁该负责?是知识分子还是选择策略的决策人?甚或是“盲目”的普通大众?

谁该负责

乱七八糟学说带来的繁乱

想到连著名经济学家都会认真地宣讲每户多买房就能促进发展,进而解决消费、就业难题(如多发钞票,人们有钱了就会购买商品,从而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所以呢,权威们胡说几乎是没办法的事儿,那些域外的神思会被听信,也是百姓无知所必然,也没什么好说,将罪责归到知识分子确实冤枉。

实际上,真正应该负责的是公共舆论,用现在的话说,居功至伟的其实是媒体。就如索维尔的研究成果,是媒体放大了精英的歪理。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政治家为博取选票使阴谋偏好畅通街巷,也许媒体的私利所然也不足为奇,真相的故意遮蔽,很容易使民众盲从成为现实。

比如某著名电视台,讲《论语》不请真正有研究的教授,却创出一个传播学大师来忽悠。读过《论语》,感悟一下没什么,只是在受到端《论语》饭碗的家伙们广泛质疑之后,电视台不应该是应该让不服的人插上台走一走么?结果人家完全不于理睬,让众多根本不关心传播学的民众,甚至个别不识学的大师都激动地胡乱传播起“感悟”来。

将搅乱世界的责任归到“糊涂蛋”般的知识分子是不合适的,至少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学说一样,在逻辑上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和亿万人民相比,精英几近无知——百分之90以上的知识都在平民脑子里,然而个体相较平民仍旧是愚昧的,道理还得靠精英来讲,也许是错的,但不同的观点交锋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混乱的,可惜这样的桥梁一直不通。

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围观那些身体艺术家,而不是更关心智识判断武装起来的人格形象?这样的追问媒体中常见,很有责任感吧,遗憾的是,看似“一脸正气”的媒体很可能从未停止让身体艺术家的容颜布满自己的门户首页,点灯熬油地迎合、甚至是煽动对明显的追逐和关注。

在感叹道德、理想的间歇,商业帝国的思维不正是通过媒体营造出来的吗?我们当然不好意思说是钱将世界搞的一团糟,但一定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诱导或者说迎合群氓的媒体,末了把索维尔这样的专家也绕了进去。

群众的眼睛雪亮是精英词汇,所谓知识精英更智慧也仅存在于细小的缝隙里,置身复杂繁乱的尘世,群氓、精英,抑或是媒体代表的声音,谁比谁更聪明吗?

古人云,真理越辩越明。眼前利益、长福福祉什么的先不说,当个体或者群体的部分以为自己已经是真理代言人的时候,只听得见一个人“感悟”的时候,想不一团糟看来有点难。

在步履匆匆的当下,在全世界都为低头族揖别纸质阅读而忧心忡忡之时,短篇的悄然振兴,能否唤起我们心中的一丝眷恋、一握柔软、一缕深情、一次回望呢——

对抗“低头族”,短篇阅读成新宠

这类想法,起码,近两年应该有所转变了。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一生的创作几乎忠诚尽瘁在短篇,达11部短篇小说集之多,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仅仅类似故事集。2014年的获诺奖者为年近7旬的法国小说家,颁奖官员是这样描述这位幸运的短篇大师的:“诺奖获得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作品的三个关键词是:记忆、身份、历史。他的书大都与记忆有关,读者可以穿过时间与自己相遇。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只有30~50页左右,语言也非常好懂,可以下午读一本,晚上再读一本。”我手头上有一本他的《青春咖啡馆》、一本《缓刑》,都只有几万字,几次带上地铁快速阅读,不无矫情地对地铁上清一色的低头族——手机阅读者。

悄然振兴的短篇

小说与散文、诗歌等文体不一样,历来以厚与重取胜。趋短是时尚吗?如果时尚是情境使然,那么工商情境对于短篇的复兴就功(罪)不可没了?!我原来的感觉,长篇是高纬度的产物,长夜漫漫,风寒交加,躲在开着暖气或生着壁炉的房间里读长篇,方是正经,消得永夜。如此说来,俄罗斯的大小托尔斯泰都是长篇圣手,列夫·托尔斯泰捧出来的除了多卷本的《战争与和平》,还有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比他晚生54年的阿·托尔斯泰也不示弱,捧出来的是三卷本的《苦难历程》。20多年前,我首次出国,到新马泰拜访

三国的华文作协主席,但见华文文学在这些国家,不但鲜见长篇,连短篇也不多见,较多的是微型小说。新加坡作家黄孟文自己的创作,连同送我的刊物都是微型小说。我相信即使作为国语马来语、英语或泰语的本国文学,长篇也并非阅读常态,一则天热,很难设想在冷气或电扇吹拂之下,读太长的“闲书”;二则工商情境影响,南方始终浓于北方(好事还是坏事,却也难说),从早到晚,市声盈耳,生意经不可一刻离怀,能静下心来读长篇吗?

我想,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南北纬度跨越近50度的差距,读者的阅读环境与审美理想定然个个有别。虚构与非虚构各擅胜场,长中短篇小说的“粉丝”也不会定于一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国人的短篇阅读未见衰微,且有渐趋激烈之势,具体的表征是,诸如《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类依然受到欢迎,这些刊物主要刊载的是两三千字乃至万字以内的中短篇;再一个例子来于我自己,本人2013年出版的中短篇集子《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绿皮车)》在半年之内印了两次。

这样描述,当然没有与长篇一争长短的意思。长篇因为篇幅较大,更容易展现开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强烈的矛盾冲突,表现众多的人物面貌。中短微小说,或统称短篇小说,是生活的一个截面;或因为它短,它允许有更多的审美呈现。短,并非轻,其内容亦可以一当十,在步履匆匆的当下,在全世界都为低头族揖别纸质阅读而忧心忡忡之时,短篇的悄然振兴,

能否如祖母在大榕树下的呼唤,唤起我们心中的一丝眷恋、一握柔软、一缕深情、一次回望呢?

短篇的魅力

短篇因为其短,可以成为很好的实验场,可供作者做各种各样的发挥。最近我在广铁集团做一次文学讲座,题目就是《短篇小说有多少种可能》;质实言之,短篇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撮其要者,一是短篇小说主题可以多样;二是短篇小说可以从具象滑向抽象;三是短篇小说可以用意象挈领全篇;四是短篇小说可以具有多种表现手法(写实体、寓言体、散文体、日记体、对话体、独白体、漫画体等等皆可)。亦即长篇具有的功能,短篇基本上都有;长篇不大具有的功能,短篇也可以有。譬如,长篇总起来说,还是要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及细节。可有的短篇就是写一种情绪,或者就是一个画面,如汪曾祺的《幽冥钟》,是画面呈现的意境,如果长篇这样写,当然也是一种实验,但,未必有人能够耐心读完。

而事实上,世界上很多著名的短篇小说也可以如万花筒一般展露出缤纷的人性与世界。

一次特殊的对话、一个特定的场景又或者是一天的经历都可以把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涵盖进去,有起因、经过、高潮和耐人深思的结尾。

短篇的张力可见一斑;短篇的魅力于焉浮现,因其短,费时少,所获却不菲。



赵春青画

来源于据说消息是,不少知名作家的中短篇集子,很长时间在知名出版社都频频遇冷,编辑和主编们的一致态度令人同情;如果给你开了绿灯,那么其他作家就难以招架(应付)。当然,不约而同攻打长篇的一致心态还包括,稿费(或版税)与篇幅从来都是孪生姐妹,更进一步的悬想是,长篇是实力的标杆,是可以百年之后搁在橱窗里当枕头的书。

南翔

阅读吧,从短篇开始

但凡写过几本小说的都知道,长篇好卖,中短篇集子不好卖。这是不是也成了不少作家埋头著述长篇的一个诱因呢?并非

最后一个铁匠

陈晓辉

听父亲说,老姜伯的铁匠铺开的有些年头了,那时候父亲开着一家小杂货铺,与老姜伯的铁匠铺毗邻。

老姜伯其实与我没有亲缘关系,我家姓陈他姓姜,镇上的人都喊他“老姜”,我们这些孩子就喊他“老姜伯”。当时只有“公家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小张”“老王”,农村大多都是“舜蛋叔”“柱子哥”,这个称呼,就显得很“洋气”。但老姜伯不是“公家人”,他是小镇上唯一一位铁匠。

对童年的我和哥哥来说,铁匠铺是个神秘的地方,墙壁上挂满了镰刀、锄头等等我们认得和不认得的各色农具,甚至还有几件刀剑之类的“武器”。中央一个火光熊熊的大铁炉,铁锤一次次抡起来砸下去,火花四溅,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伴着风箱呼呼的伴奏,慷慨激昂,激越如歌。

当年打铁,老姜伯身子骨也长得像铁打的一样。他的胳膊比我和哥哥的大腿粗,腿比我们的腰粗。健壮的身体,抡起锤来像古希腊雕像,看得童年的我目醉神迷又胆战心惊。现在中性美大行其道,我却一直无法欣赏。因为早在几十年前,我就从一个铁匠铺里,得到了阳刚之美的启蒙。

别看老姜伯长得像铁塔,为人却很“温柔”。尤其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笑眯眯。有一次我趁他不注意,从铁匠铺里偷了个小铁球玩儿。后来雇主要货,他交不出来,急得团团转,还是父亲问他找啥,于是我的“罪行”败露。父亲气得要打我,还是老姜伯拉住他,“孩子嘛,都贪玩儿,改天我给你打个铁环滚着玩儿。”

老姜伯果然没有食言,过几天就笑眯眯地交给我一个铁环。不愧是老铁匠,他打的铁环格外圆,滚起来一点不费劲。一群孩子里头,我推着铁环跑在最前面,玩得一头汗。老姜伯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

老姜伯打铁的手艺真“没挑头”。镰刀、锄头这些农具不在话下,给牲口钉铁掌也有一套。有一天中午我在院子里睡得迷迷糊糊,听到牲口(分不出是马还是骡子)拉着车往他的铁匠铺里走,老姜伯出来一看:“这不前两天刚钉过掌吗?”赶车的闻声站起来揉揉眼,笑骂牲口:“这畜生钉铁掌上瘾了,趁老子睡着自动来找我,还想钉铁掌呢。”

老姜伯说,铁掌是牲口的鞋,牲口常年走路,没双好鞋可不行。有的牲口前面蹄子大,有的牲口后面蹄子深,这钉铁掌,也是一门学问呢。

后来我上学了,考试的时候胡思乱想,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果打铁也考试,

资讯快递

行务公开促企业文化建设

本报讯 日前,农发行商丘市分行党委建立完善以行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体系,着力推进行务公开的制度化。

据悉,该行将行务公开的目标、内容、程序、形式等,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成立党委统一领导,工会组织及人力资源、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行务公开领导小组,从而



生命印记

保证了行务公开的有效组织实施;明确各科室需公开的业务内容,并对真实性负责,发现弄虚作假,或不能按时提供者应当追究责任;将行务公开工作任务量化分解,逐条逐项定出分值,实行百分量化考核。截至目前,以行务公开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已经初步建立。(鲁宇宁)



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担心掉进坑里去!

赵春青画

渴望“高考”的往事

何申

我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二”。1969年初下乡到塞北的大山沟,一两个人放一个生产队里,挺苦的。过一阵看社员有的比我们还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个词:英雄迟暮。

一个小镇上的铁匠当然称不上英雄,他儿子也不愿意跟着他干打铁这种“没前途”的行当,老姜伯越来越老,后来他一场大病,再也抡不动铁锤,他儿子开一辆三轮车,把他和他的家当全部拉走了。再后来,听说他在医院住了俩月,眼看不行了,儿子又把他拉回家。再后来,听说他和他老婆葬在了一起。

老姜伯坐在药铺里,叹了口气:“这镇上,再也没有比老姜更好的铁匠了。”

那口气,居然跟老姜伯叹“再也没有比老姜好的女人”一模一样。

那上面怎么发光?好奇心驱使我深一脚浅一脚奔过去,到了眼前,看清了,原来是一溜小梨树开花了,花不是很多,略显单薄柔弱,依然洁白无瑕顽强地在夜风中抖动,在月色中生辉。这些梨树什么时候栽的没人说过。那年月酸梨烂果不值钱,在社员心里,还不如红薯好多吃饱肚,以至挑粪到这就没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但此情此景,让我心动。这些小树苗苦,立身之时,根须就被乱石杂草阻挡,渴望成长时,却少有人浇水剪枝,但它们不屈不挠,到了时节就要绽放,把美丽献给人间……

小小梨树尚且如此,何况“知识青年”!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往下我就想办法找书看,还练着给广播站写稿。有社员心眼好,借我一黑色长桌,可把我乐得够呛。原以为是黑漆,用去一锅热水两桶凉水,满地黑汤,才是原木。有了书桌,狠狠心又买了个带玻璃罩的台灯,夜来点亮,往桌前一坐,面前有几本书几张纸和半瓶墨水,天哪!忽然间觉得我变得富有!

渐渐的我好学习写东西被公社干部知道。天下好心人多,1972年腊月底回天津过年,正月初三接到公社秘书电报:“正月初八到具体

检,勿迟”。我欣喜若狂,父母流下老泪——这是推荐我上大学。天气预报要下雪,赶紧走。上了火车大雪纷飞,下了火车傻眼了,长城内外,银装素裹,还有100多里盘山道,班车不行,鸟都飞不过去。那时是正月初六上班,可汽车站都是焦急等待的人。还算不错,初五雪停,初六天晴,初七一早卖票,有告示:“今日有(雪)道卡车,出危险自负!”多数人一看后退了说等一天。我不行,我第一个买票上车。解放牌大卡车,敞棚,车上没几个人,司机埋怨人少,车载轻打滑。山岭相连,雪道无限,车轮围着铁索,喝醉般前行。手把车帮,北风杀脸也挺身站立,随时准备跳车。有几次车后轮甩出悬崖边了,一阵惨叫,又蹭上来。百十里路走了多天,下车两腿都不会走道了。转天体检,几百人里,就我一个知青。

填表后回村里下地干活,默默等待。春去夏来,烈日炎炎,音信皆无。那天队长派我给猪打预防针,打到村边一家,见远处公社文教助理骑车路过,实在忍不住,追上询问,他说:“你怎么还傻老婆等汉子,人家春年就入学了。”我晕乎乎回到猪圈,旁人问啥事。我说没事就抓猪,摆到一头又一头。遇一大公猪,凶猛,上前抄后腿,猪猛蹬,我脚下一滑,一头就撞在墙上。多亏猪圈是用河泥圆石垒的,要是没有棱有角就完了。眉梢破裂,血淌下来,赶紧把烟沫子捂上,也没发炎。后来知道,是政审没合格……

后来可以“考试入学”了。那年腊月回城,同学们奔走相告,到处借书,借不来就抄书。回到乡下,上面发话,不下地干活者将不许参考。出了全勤,晚上收工,喝口粥就奔八里地外公社中学,找当老师的“老五届”大学生请教数学化学等课程。半夜,大山一片寂静,几个人顶着满天星斗往回走,心里欢乐,喊,要考试了,可以凭知识入学了!引来一阵狗叫,忙说:小声,好事,不能嚷嚷。

七月天热,报了名,公社下令,一村只许一个知青参考。老天爷!从正月到这时,半年过去了,大伙一块苦学,怎么会是这样。大家决定让我去,我这次流泪了,对天发誓:谢谢老同学们,今生就这一次!考不上,往下绝不报名!

县城就在公路的两旁。300考生,36名知青,点名后排队去中学考场。公路是细沙石夹黄土,600多只脚带起滚滚黄尘,路两边的人惊奇地望着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我暗暗告诉自己,感谢“考试”,为我创造了一次平等的机会,否则一填表就被刷下去了,要万分珍惜呀!

一天一科。考了一上午,答得很好。中午吃口什么就到河边看书。借宿在一知青亲戚家,晚上有处住就很知足了。几棵小树正好遮阴,远处乌云沉沉雷声阵阵,随后凉风吹来,正好温习。渐渐发困,也无他事,就小睡一阵。迷蒙中听有喊声:那人活的死的!睁眼一看,我的娘!上游的山水冲下来了!就这么快,黑糊糊的浪头野牛般吼着往上涨,我爬起就跑,跑几步又往回跑——书包还在那儿。才抓回书包上了岸,小树转眼就不见了。山水厉害,水里有石头木头杂物,再会游泳也没用!一位大爷说:多悬呀!你要命呀还是要书包。我都结巴了说:我,我要考,考试……

三天考下来,简单说,我考了全县第一。36名知青,最终录取三人。头年我没去上的天津医学院有俩名额,我没敢报。河北大学在保定,一个名额,我报了。他俩日后在天津当了医生,我则与津门失之交臂。但因此我又回到塞北,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乡亲在一起,并写出大量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值!

感恩“考试入学”!到学校报到,庆祝一下,午饭买份肉菜,“肉皮炖海带”,那菜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菜名:“肥猪闹海”,吃了两口心想,多亏了考试入学,不然哪能吃到这好菜。可是,我同学还在乡下,他们还吃不着。我有些咽不下去,又一想,只要有知识讲公平还考试,他们一定会考上的,抬头北望插队的方位;对不起,我先吃了,吃了好去教室看书。